

论苏轼对柳永词的态度与“柳七郎风味”^{*}

邹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 苏轼对柳词的态度是复杂并且微妙的,有批评,甚至轻视;然更主要的,却是赞美和推崇,并提出了“柳七郎风味”来概括柳词的主要艺术风格,即雅俗共赏:以铺叙之功化俗为雅;用典、下字以雅融俗;以入神的白描,或以深情的剖白之真化俗为雅。

[关键词] 苏轼;柳永词;柳七郎风味;雅俗共赏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2-0105-05

薛瑞生在《乐章集校注》序言中引四库馆臣的话说,“北宋词坛有两个瞩目的人物,一个是柳永的以赋为词,一个是苏轼的以诗为词”^[1]。世人言柳词,贬多褒少,好用“俗”字评之,如李清照便说柳词“词语尘下”^[2],相对而言,同是被“本色”词家以为异端的苏轼对柳词的评价,倒显得客观而公允,可惜没被引起重视,甚至误解。

苏轼对柳词的态度是复杂并且微妙的。有批评,甚至轻视。叶梦得《避暑录话》云: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

苏轼把他的前辈柳永与他的学生秦观并在一起“戏”之,足见其对柳词不尊重,他既以秦观词“以气格为病”,如此并列则亦认为柳词的“气格”也是有毛病的。而秦观词“气格”之病似乎也跟柳永有关。曾慥《高斋词话》云: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少游惭服。

“销魂当此际”,正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中语。苏轼以为,这是“学柳七作词”,并且对秦观

的这种“做法”颇有不满,同时也表现出对柳词的一种不欣赏态度。对老师表现的批评,秦观先是辩解,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继而“惭服”,师生之间,一问一答,而褒贬之意,可见一斑。

然更主要的,却是赞美和推崇,即如上举两例,承认“露花倒影柳屯田”,便是承认柳词“露花倒影”之句之妙处,而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可见他对柳词的句法、意境的营造、行文风格等,是有较深入地研究的。他的《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云:

近却颇做小歌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3]。

这句话虽短,却表达了苏轼三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对词的态度,曰词为“小”,则对词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至少没有把词和诗文平等对待。二是,对自己词作的评价,“自是一家”,说明他对自己词的不与众不同之处是很得意的。三是对柳词的评价。苏轼讲到对自己词的评价时,拿柳词作比而不是晏殊、欧阳修词,至少说明在他心目中,柳词的地位是比这两家高的,此其一;其二,当时的词坛对柳词是肯定的;其三,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虽”字,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表示让步关系的连词,它表明了苏轼对柳永的推崇。最典型的例子是赵令畤《侯鯖录》所载的一个本事,曰: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

* [收稿日期] 2007-10-30

[作者简介] 邹平(1981-),男,四川南充人,西华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世人皆言柳词俗，东坡不以为然；诗以唐诗为极致，他便以“不减唐人高处”来评价柳氏《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词“霜风”之句，不可谓不推崇备至。这样一来，他批评秦观学习柳词，除了“门户之见”，就难免不给人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嫌疑。然秦观对老师的批评虽“惭服”，却没有让他走上老师的路子。后世词评家也是把柳、秦归入了一边，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美，词之正宗也。

从这个事件看，苏轼作为老师可真有点“失败”。

其四，“自成一家”之说还透露了苏轼要跟他的这位前辈比比高下的微妙心理。俞文豹《吹剑录》云：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者，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后世词评家的确有将他们的词放在一起讲的，如清汪又华《古今词论》便曾把两家词得意之句并在一起说，指出皆“文之至也”，不因“体制虽殊”而强判高下：

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临其境，恹恹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

东坡要问“我词何如耆卿”，这便是这种“推崇”+“比一比”心理的体现。这与张孝祥“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如何？’”如出一辙，吴熊和据此看出张孝祥对苏轼的“追慕之诚”^[4]，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初苏轼对柳永的“追慕之诚”，“可见他很羡慕柳七郎风味”^[5]。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论及此书时说东坡是“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苏轼赞赏“柳七郎风味”，又欲“自成一家”与之颉颃，惜乎刘氏不辨，反曰“然东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6]，是不知苏轼故以己之豪词，病柳氏之“气格”也。而幕士之“对”，则恰恰达到了东坡的

这个“预期目的”，故得意而“绝倒”。最重要的，苏轼提出了“柳七郎风味”，即“柳永体”，然却绝不同于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所谓“柳氏家法”，“浅近卑俗，自成一体”。苏轼在说自己词“自成一家”时，标举了“柳七郎风味”，虽然他没有阐明其内涵，但他否定世言“柳耆卿词俗”，绝不是只凭“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那只是他找到的一个绝好的证据；他提出“柳七郎风味”也绝不是基于这一句有唐人妙境的词，因为这一句显然不在苏轼批评的“气格为病”的那一类，不能代表柳词的总体风格。那么，苏轼所讲的“柳七郎风味”，必然是对柳词总体风格的评价。至于其该怎么理解“柳七郎风味”，我以为便是雅俗共赏，化雅入俗，俗不伤雅的那一种平易的风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柳词的这一特色作一番分析。

第一，以铺叙之功化俗为雅

慢词虽然在《云谣集》《敦煌曲子词》《花间集》等早期的词集中已经出现，但到柳永这个地方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原因便在于柳永对铺叙之法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对杭州一带秀丽、繁华、富庶景象的描绘。然这首词只是平面地展开，铺得多了，容易有叠砌的嫌疑。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于处，正恁凝愁。

上片以景为核心。先说当下天气，给出总体景物印象，再由远及近，把远望的目光从“关河”拉到“当楼”，以表现生气与活力的“红”“翠”之“衰”“减”，突出眼前景物的零落，再一笔荡开，写出远处东流的长江之水，这很让人想起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句，只不过这里是“秋水”而已。“无语”二字，登高人的失落，便也表现出来了——江水以前是“有语”的，唯近日今时却“无语”了。上片就此顿住，一个登高四望的主人公，便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而他的万端愁情也一步步逼出来了，但他为何而愁？于是勾起读者的思考。下片重抒情，以“不忍”二字领起，虽然说“不忍”，但却依然“登

高临远”了,这种压抑不住的强烈感情可以一下便占据读者的心。接着以“归”字点明思乡之情,上片的愁,此时有了着落。接着是一叹一问,把主人公欲归不能,解脱无方的进退失据刻画无遗。后两句借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之情景再套上一层,温词以居人口吻写女子思夫,本词则可视为以离人的口吻作答:想我不归,是有无奈,我又何尝不日日消受相思,不知妻你知否、怪否。我知你想念我,你也须知我也一样想念你,只是天不遂人愿,“怎奈归期未可期”!

薛瑞生论及柳词的“雅”“俗”时讲:

即如被称为柳词压卷之作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俗是俗到家了,然而何尝不雅?曾被苏东坡盛赞为“唐人高处,不过如此”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可谓雅极,然又何尝不俗?^[1]

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一首写离别,一首写相思,的确是一般大众的“俗情”,也是词的“俗情”,但我们却没有觉得俗气,反而有千回百转,柔肠寸断之感,这便得力于夏敬观所说的柳永雅词“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的“六朝小品文赋作法”。

第二,用典、下字以雅融俗

柳词被以为俗,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好用浅近的字,不够深长之味。这我们毋需否认,然柳词并非一味用浅近的字,他也用典,也用代字,来化解浅字,俗字,为他的词增添“雅”之韵味。这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倾杯·离宴殷勤》一词:

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
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
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
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惨黛蛾、盈盈无绪。
共黯然销魂,重携纤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
频耳畔低语。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从今尽把凭鳞羽。

词的内容很简单,亦是世俗的离别一题。开篇用“离”,接着说“送行”,再用“悲”、“苦”、“分”、“泪流”、“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等语,皆浅白如话,现在读来,不觉是古人之言。但他也用了许多雅致的字眼,如“兰舟”、“琼脸”、“黛蛾”、“丹素”;还有典故,如“南浦”,来自楚辞《河伯》篇“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悲莫悲于

轻别”来自楚辞《少司命》篇“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黯然销魂”来自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还有用古人成句的,“梨花一枝春带雨”出自白居易《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亦有用代字,如用“鳞羽”代指书信。这样一来,虽然全词浅白如话,却是雅俗共赏。

第三:以真化俗为雅

王国维曰:“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7]”,又云“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7]”。用语之浅与俗,原不关乎境界,关乎境界者,真而已。柳永词之善言情,正在于此,或以入神的白描,或以深情的剖白,道出诗人世人之真情真意,用语虽浅显近口语,但一往情深之旨,往往使读者咏其词如言己之情,如李太白的《静夜思》,非不觉其俗,反觉雅之极。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地。直抒胸臆的如《鹤冲天·闲窗漏永》云:

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

这正是周邦彦《宴清都·地僻无钟鼓》结句“更长久、不见文君,归时认否”之意。客者的一番深情挚爱,全从“担心”上表露出来,但“担心”是“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还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没有讲明,这便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吟咏的无穷之味。再《慢卷绸·闲窗烛暗》云:

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

又争似从前,淡淡相看,免恁牵系。

前句用推己及人的写法,由自己的相思,料到爱人的相思,恰似杜甫《月夜》之法,不过杜诗以己看月而思妻看月,以月为媒介;柳词则以己思念而知彼思念,直用情来推测。后句更是道出了一个饱受相思之苦的多情人无限后悔的怅惘:所谓“失去之后方知来之不易”,所谓“十载相思,不抵一夕欢会”,所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千头万绪,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功。又如《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云:

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

更是深得李煜词“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句“不言而喻”之三昧。杜荀鹤《春宫怨》讲“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观此句则知

信然矣。

抓住典型细节,通过精致的白描,言情传神的,亦所在皆是。如被晏殊批评的词: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

这是《定风波·自春来》中的句子,乃词中女主人公后悔中的想象之语。语极通俗,事亦家常,却是真真实实的甜蜜生活,平平凡凡的幸福日子。这不仅是此中那个女子的期望,也是天下多少痴心人的期望。比起李商隐《为有》诗所言的“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不知要满足多少倍,惬意多少倍。又如《锦堂春·坠髻慵梳》云:

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

此亦是词中女子想象爱人归来之言。同样浅白,而此女子爱而含怨,怨而不怒,怨中有痴,痴而无奈之情,天下荡子若知,应作何想也。唐人作绝句,常常采取“横断面”的做法,即抛开事件的首尾,抓住最典型的瞬间加以刻画,以突出诗中情、景精妙之处,往往一首诗,便是一个杰出的细节刻画。如贺知章《回乡偶书》诗云: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作者老年回乡,道逢乡里小孩,稚气的一问,喜耶?叹耶?恐怕此老当时,亦是无言可表。象这种富有包孕片刻的细节,的确能给读者以味之无穷之感,而柳词之细节,皆平实之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十二回评语所谓“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8]”,与此颇类,初看觉可笑,细思知可爱。

把这种白描和直抒胸臆结合得很完美的,要数《忆帝京》这首小词了:

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上片以白描手法写一个初离爱人的男子如何不能成眠。起句点明客栈氛围,写室内摆设止于“薄”、“小”之“衾”、“枕”,则下句“别离滋味”可知矣,而主人公“觉”的表现,作者用四句话很好地阐释了《关雎》所写的“辗转反侧”四字。下片以主人公进退失据的心理描写起,接着是其神态描写,结句直直地抒发他无奈的深情:(你)系我一生心,(我却)负你千行泪。凄怆之语,促人泪下。

宋诗有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妙语佳句,稀者价高。柳词常常有一种句式、一种写法重复出现,虽极妙想,亦为一病,如《凤衔杯·有美瑶卿能染翰》云:

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似频见、千娇面。

《凤衔杯·追悔当初孤深愿》又云:

更时展丹青,强拈书信频频看。又争似、亲相见。

虽然两句词在抒情上有递进,但细节的刻画却如出一辙;后一句的抒情亦与前所举《慢卷绸·闲窗烛暗》的相去不远。再如《定风波·自春来》云: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又说:

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

这样一来,便免不了给人重复之感,的确便会有种令人忘“真”而思“俗”的印象。然世人言柳词,好用“俗”字,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言以蔽之,“用俗语写俗情”。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柳词的一大特点,但若认为柳词的特点仅此无他,却是极不公正的。我们在评价一个文学家或一个作品集的总体风格时,一般而言,总要兼顾两个方面,数量和质量。即如苏轼词,既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江城子·密州出猎》等所谓“豪放词”,也有如《水龙吟·咏杨花》、《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的“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而歌可也的儿女词。然我们的评价,流行的说法是豪放,实际上这便是更着重了那少数的几首“豪放”词跳出花间之外的杰出贡献,然这却不是事实。所以吴世昌先生不赞成用“豪放”来评苏词,他说,“《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中,专写女性美的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别朋友、应酬官场的近百首小令,几乎每一首都称赞歌女舞伎……”^[5]

世人言柳词“俗”者,便犯了同对苏词评价一样的毛病。只不过这种情况于苏为褒,故少指责,于柳近贬,则需讨论。清人彭孙遹《金粟词话》云:

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

柳永因为其长期混迹于青楼的具有高度文学艺术修养的落魄文人的尴尬处境,为了生计,他的词作必然会表现出一些迎合市民趣味的,即“俗”的趋向,但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9],

使他不同于一般的纯粹市井文人,所以我们能看出即有着“雅”的表现,虽然并非全具“唐人妙境”,但“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却是一语中的,指出了俗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毛病。即只看到了柳词中大量用口语之“俗”,而不见其谐律、铺叙、用典、用字之雅;只看到了柳词末流作品之“俗情俗语”,而不见其上乘作品的“雅思雅字”;只看到了柳词用“俗”之力,而不见其“雅化之功。究其原因,柳词“俗”的方面在当时显得太耀眼,这同于“万绿丛中一点红”,由于视觉的选择性,人们习惯于关注“红”而忽视“绿”。夏敬观云,“柳词当分雅俚二类”,虽看到了柳词的这种尴尬身份,但若纯粹地把柳词一分为二,却是不合适的,比如上面所举的《倾杯·离宴殷勤》如何去划分呢?这就远不如苏轼的“柳七郎风味”来得准确了。

[参考文献]

- [1] 薛瑞生. 乐章集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25.
- [2] 徐培均. 李清照集笺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7.
- [3]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东坡选集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70.
- [4] 吴熊和. 唐宋词统论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247.
- [5] 吴世昌. 诗词论丛 [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40.
- [6] [清] 刘熙载. 艺概 [M]. 卷四“词曲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8.
- [7] 王国维. 人间词话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5 - 16.
- [8] 朱一玄. 红楼梦脂评校录. 济南:齐鲁书社,1986. 492.
- [9] 曹大兴. 柳永和他的词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4 - 5.

(责任编辑:杨 睿)

A Brief Talk on the Su Shi 's Attitude about Liu Yong 's Poetry and "Liu Qi 's Flavor"

ZOU P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Abstract: Su Shi 's attitude on Liu Yong 's poetry is complex and subtle, critical and even ignored; More importantly, he highly praised and appreciated Liu Yong. Meanwhile, Su Shi put forward the "Liu Qi 's flavor" to summarize his main artistic style, that suited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 He elaborat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onness to refined tastes; Commonness and refined tastes are put together in the allusions and words; Entranced simple writing style and heartfelt explanation of transferring commonness to refined tastes.

Keywords: Su Shi ; Liu Yong 's poetry ; Liu Qi 's Flavor; Suits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s